

876.54
1000
4

集全劇戲俄器

種八第

東亞病夫譯

項
日
樂

真美善書店發行

年九十國民



項 日 樂

人
物
表

項日樂
賈丹莉
顧悌姒
羅道佛
霍慕兒
賈魯

樂 日 項

奧特拉福

奧爾福

迦白陶

癸齊納蘭

戴福納

第一日

第一幕

場上設大跳舞廳，廳中正開夜會；燈火輝煌，笙歌嘈雜。廳有一門，通下室步廊，廊中時時有人往來。門左右各設一石凳。左凳在黑影中，有一人熟睡。廳後，隱竹見叢樹，一巴鐸古塔，聳出樹巔，一輪淡月，懸照其上。

狄四娘豔妝與巴鐸總督項日樂同上。項日樂服金布之大襖，爲總督制服。共坐門次之右凳。左凳熟睡者名烏木頭，披一褐毛袍，襯現紅色。旁置一六弦琴。鼾聲吁吁，睡興方濃。

〔狄〕

爵爺，你是一位有權有勢的總督，這裏巴鐸人的生死，那一箇不在你掌心裏擎著。人家見了你，就和見了威尼士共和政府的威嚴一般。祇看你往常出門，經過大街，關門的關門，讓路的讓路；就是躲在屋裏的，一般也嚇得索索地發抖。咳！可憐這些巴鐸人，真是沒用！若說我，卻是勃雷西人，比巴鐸人不同。威尼士若伸出打人的手來，巴鐸人祇會捧著齏，勃雷西人，就要敲了。爵爺！我說這話，都就政治上泛論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不會敲你的。祇是我要問你一句話，因為我覺得你的為人，很奇怪；既然一心戀愛著我，為什麼對著你自己夫人，妬忌心又十分重呢？

〔項〕

姑娘，我對著你，妬忌心也一般很重的。

〔狄〕

阿呀！你不該說這話。我身體又不屬你，那裏有妬忌的權利呢！在這裏算做了你的情婦，倒底有名無實，你心裏總該明白。

〔項〕知道了，不要說了！姑娘，你看今朝夜會倒十分熱鬧。

〔狄〕可不是？今天是大家擷掇著我，要討總督爺的喜歡，我是箇女優，本該替人解悶兒；可是今夜我卻空費了許多燈燭，奏了許多音樂，沒有賺得你一點笑容，倒越發上了心事了。

〔項〕你說我有心事，倒給你猜著了。你不是告訴過我，你的兄弟，給你同來巴鐸的嗎？

〔狄〕是有的，怎麼樣？

〔項〕剛纔有一箇男人，同著你兄弟到這裏，你給他講著話的是誰？

〔狄〕那是我兄弟的朋友，名叫賈魯。

〔項〕你兄弟叫甚名字？

〔狄〕他叫羅道佛，我告訴過你少說也十來回了，怎麼祇管問呢？

〔項〕姑娘，請你恕我！從今我再不敢問你了。我想著你昨天扮演羅史

〔狄〕

爵爺，你且莫著急。看你可憐，我告訴了你真話罷。想你給我要好了許多時，我的家世，祇怕還不很明白。我原是勃雷西窮人家的女兒，我的娘，是箇青年寡婦。說起來，真傷心煞人，一身無主，四壁蕭然。全靠著沿街賣唱，博人家喝聲采，賺幾箇辛苦錢，娘兒兩箇，度這眼淚洗面的苦日子。那裏知道禍福無門，有一日，我娘在梅拉丹的石象腳臺下，唱著一支小曲；這支小曲，是一位外國公使做來取笑威尼士朝貴的，可憐我娘一些不知道，要討人歡喜，想多弄幾箇錢，倒格外的高唱入雲起來。巧了，那當兒恰遇著府尹排道而來，聽得箇飽，看了我娘幾眼，就吩咐跟他的甲必丹道，抓下這婦人來，立處絞刑。爵爺！你想威尼士的法律不是頑的，祇一聲吠喝，那些如狼如虎的從人，就把我娘簇擁上刑場去了！那時，我娘祇有抱著我哭的分兒，手裏還擎箇十字架。這十字架，是鍊銅製

成，上面還刻著我的名兒。我那時纔十五歲，眼睜睜地看著人家絞我的娘，說也說不出，喊也喊不出，哭也哭不出！不動了，顏色也漸漸變了，我彷彿在夢裏一般。四圍看的人，靜悄悄的，不敢出聲。爵爺！你想這不是絕望了嗎？誰知這當兒忽見府尹身旁立著箇嬌嬌滴滴的小姑娘，看去，大約是他的女兒，倒動了慈悲心，跪在府尹面前，哭著替我娘求恩。果然府尹首肯了，立刻把我娘放下刑架。我娘感戴這小姑娘救命之恩，當時就把銅十字贈給她，對她說道：『貧婦實在莫報大恩，請姑娘留著這十字架，將來或者靠著它，能替貧婦報恩哩。』如今我娘死了，我已成了富家婦，祇是心心念念總忘不了這救我娘的小姑娘。想再見她一面，料著她此時，必已成家。貧富無常，保不定有用著我的去處；所以我到的地方，總託著這些警察官，替我四處尋訪。有一天訪著了，我要贈他一萬

圓金幣哩。剛纔場門口給戴士嘉說的，就是這話。我的話全簡兒講明了。你該心滿意足了。

〔項〕 阿呀！一萬圓金幣：你訪著了真給她嗎！

〔狄〕 不要說些些金幣，就要我的性命也肯。

〔項〕 這爲著什麼呢？

〔狄〕 爲我娘的十字架。

〔項〕 祇怕她已遺失了。

〔狄〕 如此得來的東西，那裏會遺失呢？

語至此，項日樂忽望見左凳熟睡之烏木頭作慌張狀。

〔項〕 咦！人！那邊有人，你知道嗎，這人是誰？

狄四腿狂笑。

〔狄〕 爵爺，你真坑死人了。你說那邊睡的人嗎？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，

那是可憐的烏木頭。

〔項〕 烏木頭又是誰呢？

〔狄〕 誰嗎？他是箇男人，正像我狄四娘是箇女人。雷爺，你看他身邊，不是放著一張六弦琴嗎？他就是琴師。我的朋友聖瑪克先生新近寄我一信，信裏還捎帶著一件贈我的東西。

〔項〕 有這等事嗎？

〔狄〕 怎麼沒有？那東西很奇怪，一箇小匣兒，匣裏裝著兩箇銀瓶，一黑一白；白瓶裏是迷藥，喫了它就像死的一般睡去，足足一晝夜不會醒。黑瓶裏，卻是最凶的毒藥，名叫馬勒斯碧那，到口就氣絕了。聖瑪克先生信上說，送給我備用的。這烏木頭，就是給聖瑪克送信來的人。信上也提及這人，道他是箇傻哥兒，不懂世務的。屈指到這裏，將近半月了，餓了就喫，乏了就睡，高興起來，唱唱歌，彈

彈琴，像我娘一樣的賺幾個錢用用。他從威尼斯來，不久又要上維桑斯去了。我看著他可憐，要留就留，要去就去，也不去管他。今天我們的夜會，大約他覺得膩煩了，所以躲到這裏來睡的。爵爺怕什麼呢！

〔項〕 你肯替這人擔保嗎？

〔狄〕 爵爺，真說出笑話來了。這是箇愚傻的琴師，又是箇睡著的人，就把你嚇得疑神疑鬼，成了這箇樣兒！到底你是妬忌呢，還是害怕？

〔項〕 都有些兒。

〔狄〕 若說妬忌，我是明白的。你常常監守兩箇婦人，生怕被人奪了。但害怕什麼呢？你是這裏的主人，難道倒怕了人家嗎！

項日樂移身近狄四娘，附耳而語。

〔項〕 四娘，你不知道罷咧。你道我是巴鐸的主人，卻不道在我上的還

有箇威尼斯哩！我來講給你箇詳細：威尼斯國，有箇十人政府，是國家的監督機關，說來好不怕人！莫說別的，祇怕我們這裏說話高些，就被他聽去了。他們到處滿布著祕密偵探，我們看不見他，他卻看得見我們。不露一眼，不發一聲，繞著你的前後左右，常常把你的腦袋，提在手裏。不要說我們的了，就是大總統的，也有時滴溜溜在肩頭上打轉兒！這些人，無一定裝束，也無一定居址，祇要有事撞在他們手裏，立刻就到十人政府告發了，政府就捕逮治罪了。威尼斯的治罪，卻與別國不同；並不開廷審判，也不宣布罪狀，也不送你上斷頭臺。就是不聲不響，猝然的把你處死了！處死了，人家還不知道，祇覺得家裏，走失一箇人。等到找著時，或在泥溝裏，或在井裏，或在安法諾河裏，都說不定。有時連屍身都沒有。四娘！你曉得威尼斯有一種祕密步廊，不論總統府裏，就我的

署內，處處都有。這些人，就在這步廊內，來來往往，鎮日伺候著你。我夜間睡在牀上，常常直豎起來，側耳聽著牆內或地坪下的腳步聲。四娘，你想可怕不可怕呢！我雖是巴鐸的主人，卻是威尼士的奴隸。有許多人偵探著我呢！跟隨我的扈從，恭維我的朋友，替我懺悔的牧師，難保不都是偵探我來的。就是對著我，口口聲聲說愛我的婦人，四娘呀！祇怕也是……

〔狄〕

爵爺！你說什麼？

〔項〕

四娘！你從沒有對著我說愛字，我並不說你。祇是我處的地位，看著我的，是十人政府的眼；聽著我的，是十人政府的耳；近著我的，是十人政府的手。這箇手，好不可怕！時時刻刻，在黑地裏摸索著我，一不小心，就給他抓去了。我現在是威靈顯赫的總督，保不定明日，在我的房裏，忽的跳出箇政府的警吏來，叫我跟著他走；

等到他們出來，我就不知到那裏去了！四娘，怎叫我不害怕呢？

〔狄〕照你說來，真是可怕，倒怪不得你了。

〔項〕我是政府用來壓制百姓的一種機器；這種機器，很不經用，常常要打破的。四娘，不瞞你說，我是箇極不幸的人。我在世界上，覺得祇有一件快樂的事，就是愛著你。但是我看你，卻並不愛我；倒底你愛著別人嗎？

〔狄〕沒有，請你放心。

〔項〕你倒底幾時纔肯愛我？

〔狄〕或者在我離開巴鐸之先。

〔項〕你該永遠留在巴鐸，我決不許你離開。若然你一去，那就把我的性命也帶去了。四娘，我給你已經密談了好半天，再談下去，祇怕要招威尼士的疑心，我祇好失陪你能！

且行且指烏木頭低語。

〔項〕 你肯替這人擔保嗎？

〔狄〕 你祇當睡在那裏一箇小孩子，有什麼干礙。

〔項〕 你的兄弟來了，你給他談談心罷，我去了。

項日樂下。

第二幕

狄四娘仍坐左凳。烏木頭仍睡右凳不醒。羅道佛衣黑衣，冠上插一黑羽，岸然上。

〔狄〕 咦！羅道佛，真的來了。我的羅道佛！我正想你，快來啲！

言時，迴身向項日樂行處，作調笑態。

〔狄〕 項日樂！項日樂！你可上我當了。他不是我兄弟，是我情人，你少做夢罷！